

三彩风·文苑

窗花里的流年

□马亚伟

“过大年，贴窗花，窗花就是我的家，过家家，吹喇叭，腊月家家贴窗花……”小时候过年，家家户户都要贴窗花。美丽缤纷的窗花，装点着冬天，装点着新年，也装点了人们的心情。

那个年代，物资匮乏，色彩单调，但人们对美的追求与向往、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与憧憬一直都在。一朵朵盛开的窗花，就是开在人们心头的美好之花。

扫过房子以后，方格木窗上糊上了洁白的窗纸，上面贴上红窗花，煞是好看。窗花贴起来，简陋的农家小院立即就亮丽了许多。小村庄里家家贴起窗花，仿佛千树万树次第开花，让人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和春天的气息。

奶奶手巧，是剪窗花的高手。她的工具很简单，一把小剪刀，一把小刻刀，几张红纸。剪窗花的时候，奶奶很专注，嘴角微微上扬，眼神安详宁静，剪刀、红纸在她的手中灵巧地翻转，很快，她把剪好的窗花轻轻一抖，图案就出来了，有喜鹊登梅，有金鸡报晓等，精致漂亮。那时我经常呆呆地看着奶奶剪窗花，她的手怎么就那么巧呢？简直是魔术师的手，无所不能。她剪出的十二生肖，个个栩栩如生；福字和双喜字，剪起来更是得心应手；花鸟鱼虫，也可以在她灵巧的手中翻飞。

爷爷在一旁看着，笑眯眯地说：“你奶奶这手呀，就是巧！年轻的时候，我就是看中了她的巧手呢！”奶奶不好意思地笑了。都说“女为悦己者容”，奶奶用心剪窗花，也有些“女为悦己者容”的意思。爷爷奶奶一生互敬互爱，窗花里记录了流年里太多的故事。

奶奶将剪窗花的手艺传给了姑姑。姑姑最擅长剪十二生肖，她剪的龙凤呈祥、虎虎生威、玉兔迎春，都非常漂亮。那年，来给姑姑说媒的人，快把奶奶家的门槛踏破了。姑姑看中了一个勤劳憨厚的男子，两个人交往一段时间后，一次，姑姑在剪窗花的时候想着心事，竟然剪出一个大红的双喜字。堂弟见了大叫起来：“姑姑要结婚了！”姑姑赶紧把剪好的双喜字藏到身后，脸羞得通红。

奶奶有心教我剪窗花，但我总被腊月里的热闹诱惑，常与伙伴们疯玩，没有耐心学，只是喜欢看奶奶剪。

贴窗花更热闹，一家人都参与。爷爷、奶奶在窗上贴，我们站远了看贴的位置如何。

如今，爷爷、奶奶永远离开了我们。我相信，奶奶会把窗花带到天堂，剪出万紫千红的春天，剪出美丽缤纷的世界。

窗花是开在腊月的花，是献给新年的礼物。它有生命的温度，尽情释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。年年岁岁贴窗花，似乎让人嗅到了暗香浮动的味道，是浅浅的香，浓浓的幸福。

似水流年，斗转星移，窗花渐渐退出了人们的生活，但窗花里的美好回忆永远不会褪色。



(资料图片)

围炉之乐

□刘希

在我的故乡煤炭资源丰富的湖南常德，围炉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生活物品。故乡的围炉，灶身比较粗大，还有一根长长的烟囱。围炉虽不精致，但因煤炭发热量大，是取暖、烧菜的理想工具，深得乡亲们的喜爱。

我小时候，母亲怕围炉烫着我，总是小心翼翼不让我接近，但我喜欢围炉带来的暖洋洋的气息，总是呆在有围炉的房子里不肯走。后来，我跟着母亲学会了加煤、排灰，每到放假的日子，点燃围炉便是我一早需要完成的功课，看着炉子里熊熊燃烧的火苗映红了家里每一个人的脸，我总会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与快乐。

老家的围炉样式简单，但功能齐全，不仅可以用来取暖，还可以用来煮饭、烧水、做菜、炖火锅、煮猪食、烤红薯和花生、瓜子等。围炉上有两个圆盖，揭开小点儿的盖子，火力温而不烈，可以用来熬粥、烧水，揭开大点的盖子，火力便很大，可以用锅煮饭，放上炒锅炒菜，放上炖锅涮火锅，在煮饭做汤的同时，在墙角里扒几个红薯放灶膛里，用热热的煤灰覆盖着，一个小时后，从灰里扒出红薯，一股悠香便散布整个房间，咬一口，芳香四溢，唇齿留香。

我喜欢搬一个小板凳坐在围炉前，看书、写作业，倦了，就伏在椅子上，不多时便会进入梦乡。母亲轻轻地给我洗脸、洗脚，抱我上床睡觉，我迷迷糊糊，直到第二天醒来还沉浸在昨天围炉酣睡的情境中。母亲常常戏说，我睡觉香甜的样子比烤的红薯还香。有围炉在身边散发着暖暖的热气，有母亲在身边细心照料，那样的睡眠怎能不香甜呢？

杀年猪后的围炉生活更加丰富多彩，农家的年猪杀得早，一般十月底就开始杀年猪了。切几块肥肉在锅里炸油，砍几块排骨放锅里慢炖，将农家自产的大白菜、白萝卜、菜苔、小白菜往锅里一放，一锅香喷喷的诱人的美食便出来了。在老家，每天都会有一锅热腾腾的美味，吃得全身冒汗，吃得心满意足。

和父母坐在围炉前聊天是最幸福的事儿。谈旧事，谈希望，谈理想，谈人生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好不快乐！炉火映红了脸庞，更映红了幸福生活。

前些日子，母亲打电话说家里早烧起围炉了，家里的年猪也杀了，只等我回家过年。我的眼前便浮现出那个粗而笨重的围炉，浮现出围炉前的幸福场景，盼望着，盼望着新年早点到来。

等一场雪

□卿闲

《天龙八部》里的阿朱对乔峰说，你一日不来，我等一日；你三日不来，我等三日，你五日不来，我等五日；你三年不来，我等三年；你五年不来，我等五年。……

自入冬以来，我也在等——等一场雪，像等我的恋人一样。

节气从立冬滑到小雪、大雪，甚至过了小寒，进了腊月，雪竟一点儿动静都没有。我日日盯着央视一套的天气预报，天天研究网上的一周天气情况，盼来的却是霾——灰霾、雾霾！不宜出行！这挥之不去的霾，让人心里仿佛发了霉。

在屋里实在憋不住，我就去市郊转了一圈。看冬，在灰暗的天空下穿行，了无生趣。枯枝败叶，都仰着一张焦渴的脸。我像沙漠里行走了几天的旅人，苍白的脸，干裂的嘴唇，拖着铅似的腿。路边树下的残叶像受伤的蝴蝶，三五成群抱在一起诉说着忧伤。钻天的白杨像剑一样刺向苍穹。在原野上居然见不到鸟雀，它们去哪儿了？是不喜欢这灰茫茫的世界而躲起来了吗？

我想起了小时候在雪天捕鸟的乐趣。大雪初霁，我模仿语文课本里一篇文章介绍的做法，搬出洗衣盆放在院子里，找一根棍子支起盆的一边，在棍子上系一根长绳，再抓一把麦子撒在盆下。当一切收拾妥当，我握着绳子的另一头悄悄退到门后，静候

鸟雀“入瓮”。鸟雀们大概也和人一样，喜欢雪后清亮的世界吧，白茫茫的天地间，几只灰色的鸟雀蹦跳着在农家院落低头啄食，多么清纯的一幅写意画呀！

可是这个冬天，大地像个被后母虐待过的灰姑娘，衣衫褴褛，捉襟见肘，灰头土脸，掩盖了她的端庄，遮住了她的灵秀。其实，她只是缺一场雪啊！雪是冬的华丽霓裳。没有这华裳，让她如何去赴王子的舞会啊！

一天晚上，小妹打来电话说，妈妈发烧，输了几瓶液。原来是屋里暖气太热，妈妈上火了。我想起人冬刚开暖气那会儿，儿子也因为空气太干燥，上火而发烧了几天。记得儿时上学常常在冰天雪地里行走，却很少生病。四季的更迭有其规律，冬需要雪的装扮，人需要雪的滋润。

瑞雪兆丰年。一场大雪下来，麦盖三层被，来年丰收在望。农民的腰杆挺直了，嘴角嵌着笑意，说话透着底气。而我呢，在这灰蒙蒙的日子里摸爬滚打，失去了从容和自信，失去了农民的那种底气，不敢抬头，慌乱着，焦躁着……在生活里左冲右突。

阿朱等了五日，终于等来了她的乔大哥。我还在等，等一场瑞雪来滋润我的心田，引我走出生活的沼泽地。我要有阿朱的心，哪怕成为化石，也要等我的雪。